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雪 国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西部长篇小说文库



主编：刘以林

雪 国

著者：〔日〕川端康成

译编：朱孟良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介

川端康成，日本著名作家。1968年，他的《雪国》、《千只鹤》、《古都》三部作品，因“以其敏锐的感受，高超的叙事技巧，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”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《雪国》写于1936年，定稿于1947年。是川端康成倾注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。被日本文坛推崇为一部现代的抒情名著，是“纯粹的珠玉之作”。《雪国》写的是东京一位舞蹈研究家岛村，三次去多雪的北国山村，和当地一位名叫驹子的艺妓由邂逅而情爱。同时对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，他也流露出倾慕之情。岛村并非川端康成本人，但岛村那种徒劳的喟叹，虚无的感念，情爱的追寻，可视为作者本人情绪的流露。如果说情爱是这部作品的核心的话，那么虚无便是这篇小说的基调了。

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，大地一片莹白。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。

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站起身来，放下岛村前面的车窗，顿时卷进一股凛冽的寒气。姑娘投身窗外，朝远处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！站长先生！”

一个男人提着灯，慢腾腾地踏雪走来，围巾连鼻子都包住了，帽子的皮护耳垂在两边。

岛村眺望窗外，心想，竟这么冷了么？只见疏疏落落的几间木板房，像是铁路员工的宿舍，瑟缩在山脚下。不等火车开到那里，雪光就给黑暗吞没了。

“站长先生，是我。您好！”

“哦，是叶子姑娘！回家吗？天儿又冷起来啦。”

“听说我弟弟这次派到这儿来工作，承您照顾

啦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他干活很卖力。这往后就要忙起来了，去年下大雪，常常闹雪崩，火车进退不得，村里也忙着送茶送饭的。”

“站长先生，我弟弟就请您多照应，一切拜托了。”

她的声音，美得不胜悲凉，那么激扬清越，仿佛雪夜里会传来回声似的。

火车开动了，她仍旧没从窗口缩回身子。等火车渐渐赶上在轨道旁行走的站长时，她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，请转告我弟弟，叫他下次休息时，回家一趟。”

“好吧——”站长高声答应着。

这些县境上的山，经常备有三辆扫雪车，以供下雪天之用。隧道的南北两端，已架好雪崩警报电线，还配备了五千名清雪民夫，再加上二千名青年消防员，随时可以出动。

岛村得知这姑娘名叫叶子，她弟弟打冬天起，便在这行将被大雪掩埋的信号所干活。他对她越发感兴趣了。

然而，称她“姑娘”，不过是岛村自己忖度罢了。同行的那个男子是她什么人，岛村自然无从知道。两人的举止虽然形同夫妻，但是，男的显然是个病人。同生病的人相处，男女间的拘谨易于消除，照料得越是周到，看着便越像夫妻。

岛村只是就她本人而论，凭她外表上给人的印象，便擅自认为她是姑娘而已。或许是因为自己用异样目光观察得太久，结果把自己的伤感也掺杂了进去。

三个小时之前，岛村为了解闷，端详着左手的食指，摩娑不已。结果，从这只手指上，竟能活灵活现地感知即将前去相会的那个女人。他越是想回忆得清些，便越是无从捉摸，反更觉得模糊不清了。在依稀的记忆中，只有这个指头还残留一丝湿润的感受，把自己的思绪引向那个遥远的女人身边。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时时把手指凑近鼻子闻闻。无意之中，这个指头在玻璃窗上画一条线，上面分明照见女人的一只眼睛，他惊得差点失声叫出来。等他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对面座位上那位姑娘映在玻璃上的影子。窗外，天色垂暮；

车中，灯光明亮。窗上玻璃便成了一面镜子。但是暖气很热，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，手指没有擦拭之前，这块镜子不起作用。

单单映出星眸一点，恰恰显得格外迷人。岛村把脸靠近车窗，摆出一副旅愁模样，装作要看薄暮景色，用手掌抹着玻璃。

姑娘恰好坐在岛村的斜对面，本可以劈面看见她，但是他俩刚上车时，岛村看到姑娘那种冷艳的美，暗自吃了一惊，不由得低头垂目；蓦地瞥见那男人一只青黄的手，紧紧攥着姑娘的手，岛村更觉得不好意思再去多看。

镜子的衬底，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，就是说，镜面的映像同镜底的景物，恰像电影上的叠印一般，不断地变换。出场人物与背景之间毫无关连。人物是透明的幻影，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月暮野景，两者融合在一起，构成一幅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。尤其是姑娘的脸庞上，叠现出寒山灯火的刹那间，真是美得无可形容，岛村的心灵都为之震颤。

远山的天空还残留一抹淡淡的晚霞。隔窗眺望，远处的风物依旧轮廓分明，只是色调已经消失

殆尽。正因为没有什么尚堪寓目的东西，反倒激起一股莫名的惆怅，无疑是因为姑娘的面庞浮现在玻璃上的缘故。

映出她身姿的那方镜面，虽然挡住了窗外的景物，可是在她轮廓周围，接连不断地闪过黄昏的景色，所以姑娘的面影好似透明一般。那果真是透明的么？其实是一种错觉。在她脸背后疾逝的垂暮景色，仿佛是从前面飞掠过去，快得令人无法辨认。

车厢里灯光昏黯不亮，窗玻璃照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及镜子清晰，因为没有反射的缘故。所以岛村看着看着，便渐渐忘却玻璃之存在，竟认为姑娘是浮现在流动的暮色之中。

这时，在她脸盘的位置上，亮起一盏灯火，窗外的灯光也暗得抹煞不了镜中的映像。灯火在她脸上闪烁，却没能将她的面孔照亮。那是远远的一点寒光，在她眸子周围若明若暗地闪亮。当姑娘的星眸同灯火重合叠印的一刹那，她的眼珠儿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，飞舞在傍晚的波浪之间。

叶子当然不会知道，自己给别人这么打量。她

的心思全放在病人身上。即便转过头来朝着岛村，也不可能望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，恐怕更不会去留意一个眺望窗外的男人了。

车过信号所后，窗外一片漆黑。移动的风景一旦隐没，镜子的魅力也随之消失。尽管叶子那姣好的面庞依然映在窗上，举止依旧那么温婉，岛村却在她身上发现一种凛然的冷漠，哪怕镜子模糊起来也懒得去擦了。

然而，事隔半小时之后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叶子他们竟和岛村在同一个站下车。

叶子照料的那个病人，竟是岛村前来相会的那个女人家的少爷。岛村心里不觉一动，可是，对这次巧遇并不感到怎么奇怪。

滑雪季节之前，温泉旅馆里客人最少。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时，整个旅馆已睡得静悄悄的。在陈旧的走廊上，每走一步，玻璃门便跟着振动，在走廊那头账房的拐角处，一个女人长身玉立，和服的下摆拖在冰冷黑亮的地板上。

一见那衣服下摆，岛村不由得一怔，心想，毕竟还是当艺妓了。她既没有朝这边走过来，也没屈

身表示迎候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远远看去，仍能感到她的一番真情。岛村急忙走过去，默默地站在她身旁。她脸上搽了很厚一层的白粉，想要向他微笑，反而弄成一副哭相。结果两人谁都没说什么，只是向房间走去。

在她面前，岛村尽管有些情怯，但仍然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喜悦之中。走到楼梯口时，岛村突然把竖着食指的左拳伸到她面前说：

“这家伙最记得你呐。”

“是么？”说着便捏住他的指头不肯松开，拉他上了楼梯。

在暖笼前一松开手，她的脸刷地红到脖子。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，又连忙抓起岛村的手说：

“是这个记得我。是么？”

“不是右手，是这只手。”岛村从她掌心里抽出右手，插进暖笼里，又伸出左拳。她若无其事地说：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她抿着嘴笑，掰开岛村的拳头，把脸贴在上面。

“东京还没下雪么？”

“你上一次虽然那么说，毕竟不是由衷之言。要不然，谁会在年底跑到这冰天雪地里来？”

上一次——正是雪崩的危险期已过，新绿滴翠的登山季节。

饭桌上不久就尝不到木通的嫩叶了。

终日无所事事的岛村，不知不觉对自己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。为了唤回那失去的真诚，他想最好是爬山。所以，便常常独自个儿往山上跑，在县境的群山里耽了七天。那天晚上，他下山到这个温泉村，便要人替他叫个艺妓来。而那天正赶上修路工程落成典礼，村里十分热闹，连兼做戏园的茧仓都当了宴会的场所。所以，女佣说，十二三个艺妓本来就忙不过来，今天恐怕叫不来。不过师傅家的姑娘，虽然去宴席上帮忙，顶多跳上二三个舞就会回来的，说不定她倒能来。岛村便又打听姑娘的事。女佣说，那姑娘住在教三弦和舞蹈的师傅家里，虽然不是艺妓，逢到大的宴会等场合，偶尔也应邀去帮忙。此地没有雏妓，多是些不愿起来跳舞的半老徐娘，所以年轻姑娘就给当成了宝贝。她难

得一个人来旅馆应酬客人，但也不完全是本分人家的姑娘。

过了一个来小时，女佣把那姑娘带来了。姑娘给人的印象，是出奇的洁净。使人觉得恐怕连脚丫缝儿都那么干净。

打扮虽然有点艺妓的风致，但和服下摆毕竟没有拖在地上，柔和的单衣穿得齐齐整整。只有腰带不大相称，好像挺贵重似的。

姑娘却坦直地说起自己的身世。她原生在这个雪国，在东京当女侍陪酒的时候，被人赎出身来。本想日后当个日本舞的师傅借以立身处世，没想到，那位孤老一年半之后便过世了。她说她今年十九岁，人看上去倒有二十一二了。岛村一上来就当她是好人家的女儿看。再说他在山里有一个星期没怎么和人交谈，正是一腔热忱，对人充满眷恋之情。所以，对这姑娘，首先便有种近乎友情的好感，把山居寂寥的情怀，寄托在姑娘身上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姑娘把洗澡用具放在走廊上，到他房间里来玩。

不等她坐定，岛村冷不防地提出要她帮着找

个艺妓。

“你要我帮忙？”

“这还不明白？”

“你真是！我可是做梦也没想到，你会求我这种事儿。”

她愠怒地站起来走到窗旁，眺望县境上的群山。不一会儿，两颊绯红地说：

“这儿没那种人。”

“瞎说！”

“真的嘛！”说着一扭腰，坐到窗台上。又说：

“你可真行，居然拿这种事儿来求我。”

“这又有什么呢？我上山把身体练结实了，脑子却不大清爽，就连跟你也不能痛痛快快地说话。”

“我再也不来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真的，不来了。来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想和你清清白白做个朋友，所以不想怎么你。”

“这是怎么说的！”

“要是有了那种事儿，说不定赶明儿连你的面都不愿意见了。哪里还有兴致同你聊天！我打山上到村里来，就是为了想跟人亲近亲近，所以跟你才正正经经的。不过，我毕竟是个天涯倦旅的游子呀！”

“嗯，这倒是真话。”

无论如何她总还不是风尘中人。他即便要找女人，总可以用问心无愧的方法，轻而易举就能办到，何至于来求她，她太洁净了。乍一见到她，岛村就把那种事儿同她分开了。

再说，他那时对夏天到哪儿去避暑，尚委决不下，正考虑要不要把家眷也带到这温泉村来。幸而这女郎不是风尘中人，可以请她给太太做伴，无聊时还可以跟她学段舞蹈解解闷。他确实是这么真心打算来着。

以岛村现在的心境而论，不仅不想跟什么不清不白的女人纠缠，恐怕对人也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看法，如同端详夜色朦胧里映在车窗上的女郎一样。

他对西洋舞蹈的趣味也是如此。他所欣赏的，

并不是舞蹈家灵活的肉体所表演的舞蹈艺术，而是根据西方的文字和照片所虚幻出来的舞蹈，就如同迷恋一位不曾见过面的女人一样。由于他不时写些介绍西洋舞蹈的文字，好歹也忝列文人之属，有时不免自我解嘲。但是对于没有职业的他来说，也未尝不是一种慰藉。

岛村关于日本舞蹈的一席话，居然促使女郎跟他亲近起来。可以说，他的这些知识，到这时才算派上用场。不过，说不定岛村无意间，仍像对待西洋舞那样看待这姑娘。

所以，看到自己那番含着淡淡的旅愁的话，竟触动姑娘生活中的隐痛，便觉得好像欺骗了她，不免有些内疚。于是他说：

“这样的话，下次我把家眷带来，便可无所顾忌地同你畅游了。”

“嗯，这我都明白。”姑娘脸上带着微笑，又多少拿出艺妓那种嘻嘻哈哈的口气说，“我也喜欢那样，淡泊一些倒能持久。”

“所以，你得给我叫一个。”

“现在？”